

## 风物咏

## 城市的麦田

戴发利

城市里的这片麦田应该有好多年了，但过去它夹在一片城边村和一处商贸城的后面隐藏着，我不知道。多年来无数次在它附近路过，我都是匆匆而过，目不斜视。

现在，一条新开的城区主干道穿过了村庄和商贸城，麦田就从“深闺”中走出来，赫然出现在路边，显露在川流不息的人的目光里。

进入六月，就迎来芒种节气和端午节日，夏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麦子也该成熟了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我路过这片麦地。蔚蓝的天空，几团白云在漫无目的地随意飘荡，阳光下的麦田闪烁着一片金黄。这金黄，既是麦子本身的颜色，又被太阳的光辉浸染着，晃动着晶莹的光泽。

这些年，我对麦田竟有些陌生了。我生活的这片土地，也是我的家乡。小时候的田地里是无尽的小麦、玉米，如今到处都种满了苹果、樱桃。水果给乡亲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麦子就逐渐淡出了。

不过，过去那些关于种麦子、收麦子的景象我从未淡忘、从不陌生。看到这片麦地，我记忆里关于麦田和麦子的一切都涌出来了，就像看了千遍万遍、暂别片刻又重逢的老朋友。

这是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大片土地，有近百亩，显示出了沃野田畴的气势。我踏入了田垄，微风摇曳中，麦穗们整齐划一，成行成列，齐刷刷地向我俯身而来、又仰身而去，摇摇荡荡，舒

缓而随意。我认为，麦田对我的到来也没有丝毫的惊讶，就像多年来我天天在这里，待我如朋友。

它们让我想到前些天朋友在西安兵马俑参观给我发来的照片，这些麦穗子有着秦始皇麾下千军万马的壮观，颜色和阵势都有些相仿。

我蹲下身，田垄里一片温热，几只小虫有的在攀爬、有的在飞翔，一棵棵草顺势在麦秆上依附着，被我连根拔起。田垄里安安静静，只有微风轻轻掠过的鸣响。道路上川流的车声和远处传来的城市生活的各种回音，越发显得旷野寂寥。

这些麦子经过抽穗、灌浆，已经几近成熟，麦粒鼓鼓、紧致、金黄。

麦穗们似乎也对自己从去年秋天、冬天到今年春天的生长季很满意，感觉没有辜负天地赋予的阳光、水、空气的滋养，没有浪费耕种者的耕作、管理，它们已经准备好了向大地和耕种者献礼。此刻，它们安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收割。

麦穗一身芒刺，细密地朝向天空，精心保护着饱满的麦粒；秸秆一根根纤细、挺拔地顶着厚实的麦穗。

又一阵微风过来，风中是黄土、麦粒的味道。小时候，拽下一根新鲜的麦穗，用手一搓，浑圆而湿润的麦粒便聚在掌心，一仰脖倒进嘴里，那麦粒啊，越嚼越甜。不过，就像生活还要时不时地给你一点风波一样，你要小心不能被麦芒卡住嗓子眼。否则，会令你奇痒难耐，非要把你和家人朋友忙

活得满头大汗、手忙脚乱一番，才能把它吐出来或吞下去。

我又向远处望去。在远处，我似乎看到了小时候村庄那一片广袤的土地。金秋时节，澄空碧透，乡亲们在翻耕得油亮的土地上播种小麦，刚撒下种子的田地里，平整松软得让我真想上面打个滚、睡一觉。隆冬时节大雪厚厚地盖住青青的麦苗，雪是冷的，可雪做成的被子又是暖的，让麦苗趴在里面舒舒服服地度过寒冷的冬天。春日里返青，起身、拔节、孕穗，麦子一天一个样地成长。

我似乎又看到了小时候乡亲们挥汗如雨地收割，打麦场上连轴转地脱粒、晾晒、收仓。平日黑漆漆不通电的村庄，此时发电机轰鸣着，把村头的电灯点得雪亮，打麦场早已用大个的石碾压得平整光滑如镜。村庄一片沸腾，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。在灯光下、在高高的麦秸垛上尽情地滚来滚去、爬上爬下，麦秸垛再高孩子们也不怕，麦秸软得像炕上的棉被……

麦子，这珍贵的收获，过年过节的白面饽饽、热气腾腾的饺子、大碗的面条，都是用汗水换来的。

夕阳下，我离开了寂静的麦地。我知道，收割机很快就要来了，麦子将完成它在地里的使命。

我预感到，在城市化的浪潮中，这片麦田终将会不复存在。于我而言，每次就餐时，不应只记得超市里的面粉，忘记麦田里的麦子——就像故土，从未忘记，也不敢忘记。

## 初夏遍地黄花开

蔡华先

春风乍起杏花香，花开时节灿若云；杏花开罢桃花开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；春风舞，梨花化作漫天雨……

春天，一个赏花、寻花、探花的季节，也是一个人们最易感叹芳华易逝、青春不再的季节。春去后，难道就无花可赏？

其实，夏日时节也是一个花开灿烂的时刻。不说那映日荷花别样红，不说那双瓣石榴花开红似火，就连乡野田间的遍地黄花也足以引发无尽的情思。

初夏时节，青杏挂满枝头，樱桃成熟。漫步在田野乡间，时不时地可以看到山坡上，远处一片，眼前一丛，蒲公英正在盛开，满地的黄花与或浓或淡的绿相映成趣。

蒲公英丝毫不选择生长条件，山坡、路边、沟崖等地皆可生长。蒲公英花并不高，离地几厘米或十几厘米，是极其鲜艳的明黄色，通常有两到三层的苞片。蒲公英花对温度很敏感，朝开夕闭，早晨太阳升起时开放，晚上闭合，次日太阳升起时再次开放，阴雨天则鲜见蒲公英花开。蒲公英花开罢则成絮，风吹絮飞扬，落地又再生，生命力极其顽强。它能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它始终坚守一个信念：绝不认输，绝不气馁，永远向上，永远向光！它坚信，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住坚韧不拔的意志，经风沐雨

后一定是满天的彩虹！

看着满地的蒲公英花，心中有所感触，哪一种花能像蒲公英花这样，任人蹂躏却依然不输气势，我自盛开向天涯。

或许是诗人们太偏心，始终不肯低头一顾蒲公英。

我曾在网上搜索多时，却少见描写蒲公英的诗词，只查到宋人薛田在长达一千四百字的《成都书事百韵》中有这样两句：地丁叶嫩和岚采，天蓼芽新入粉煎。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、婆婆丁等。诗中所说的地丁可能是蒲公英，但也可能是紫花地丁，而紫花地丁就是紫堇，是另一种植物了。此外，在一首名为《过瓦官寺》的诗中也提到过地丁或者说蒲公英：废苑苍生天子笔，荒街春绣地丁花。不过这一首也并非专写蒲公英。瓦官寺位于南京，始建于东晋，寺内曾有梁武帝题额，后来寺院几经兴废。这首诗的本意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一样，表达的是一种历史兴亡之感。长在地上的蒲公英如同一件道具一样，偶然进入诗人的眼中。本应在荒郊野外的蒲公英，如今生长在皇帝曾经题额的寺院废墟上，该是怎样的一种世事轮回？又会引起诗人怎样的唏嘘感叹？

诗人笔下极少出现的蒲公英，在医家眼里却是一种宝物，在普通百姓眼里也是一种美味。蒲公英不仅可以

食用，还可以药用。古代的多本医书中都介绍过蒲公英的药理功效。比如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就特意指出蒲公英既有治病的作用，又有乌发、壮骨之功效。普通老百姓更是对蒲公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。

诗家不爱医家爱，诗家不爱农家爱。如果把蒲公英与牡丹相比，一个是阳春白雪，一个是下里巴人；一个我们把它高高捧起，一个我们随意踩在脚下。难怪诗词万千首，却难寻蒲公英的踪影。

不过，蒲公英与牡丹一样，也是草木一秋。每一朵花都有绽放的理由，每一朵花都有不可替代的美丽。一样的天空，一样的阳光，它如何不去绽放呢？如何不去吐露自己的芳华呢？如何不去张扬自己的生命气势呢？

曾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没有一种花不是草，也没有一棵草不是花。”每一朵花都有它的花季，即使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是花，就要开出花的气势来；是花，就要绽放出花的风采来。如果不让它在花季中盛开，该是怎样的一场扼杀？该是怎样的一种遗憾？蒲公英不是名花却胜过名花，被踩在脚下备受轻视和冷落，却依然绽放，不求名分甘心献身做药，这种境界，不输牡丹。

再次放眼周围，一棵棵蒲公英花开了正黄，一朵朵黄花映满天。

## 诗歌港

## 芒种

邓兆文

在北方，我不知道  
除了小麦  
还有谁更在意这个节气  
你看它的样子  
不像孩子们在写作业  
一起把麦穗举到头顶  
仿佛在说  
来收我，来收我啊

时间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 
麦收最怕坏天气  
趁着风和日丽  
早早地把镰磨快，把闹钟定好  
一俟那个抢字出口  
就把丰收牢牢地收入囊中

## 麦子熟了

李德庆

蹲下，起立  
迅速写出一首诗  
如麦穗一样饱满、沉甸  
如麦芒一样锋利、光亮  
五月的麦田里  
我能做的远不止欢呼

田埂上，父亲躬着腰  
挥舞镰刀，汗水湿透衣背  
每次眼前闪过丰收的麦浪  
一种姿势总在记忆深处  
游走、跳跃  
它让往事更生动、开阔

到处都是金黄的麦田  
耀眼，生动  
值得热烈欢呼，热情歌颂  
这伟大的创造，丰收之美  
还有光芒以外的事物  
沉默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

## 麦浇返青水

奋飞

揭去过冬的雪花被  
麦苗伸伸胳膊擦擦腿  
饱饮返青水  
麦棵更壮叶更翠

灌浆麦粒圆润  
千斤万斤不怕秤砣坠  
麦浪闪着金辉  
遍野涌动金麦穗

麦浪涌动丰收景  
扑鼻麦香令人醉  
眼前忽见雪白麦粉  
馍儿香喷喷